

75

70

65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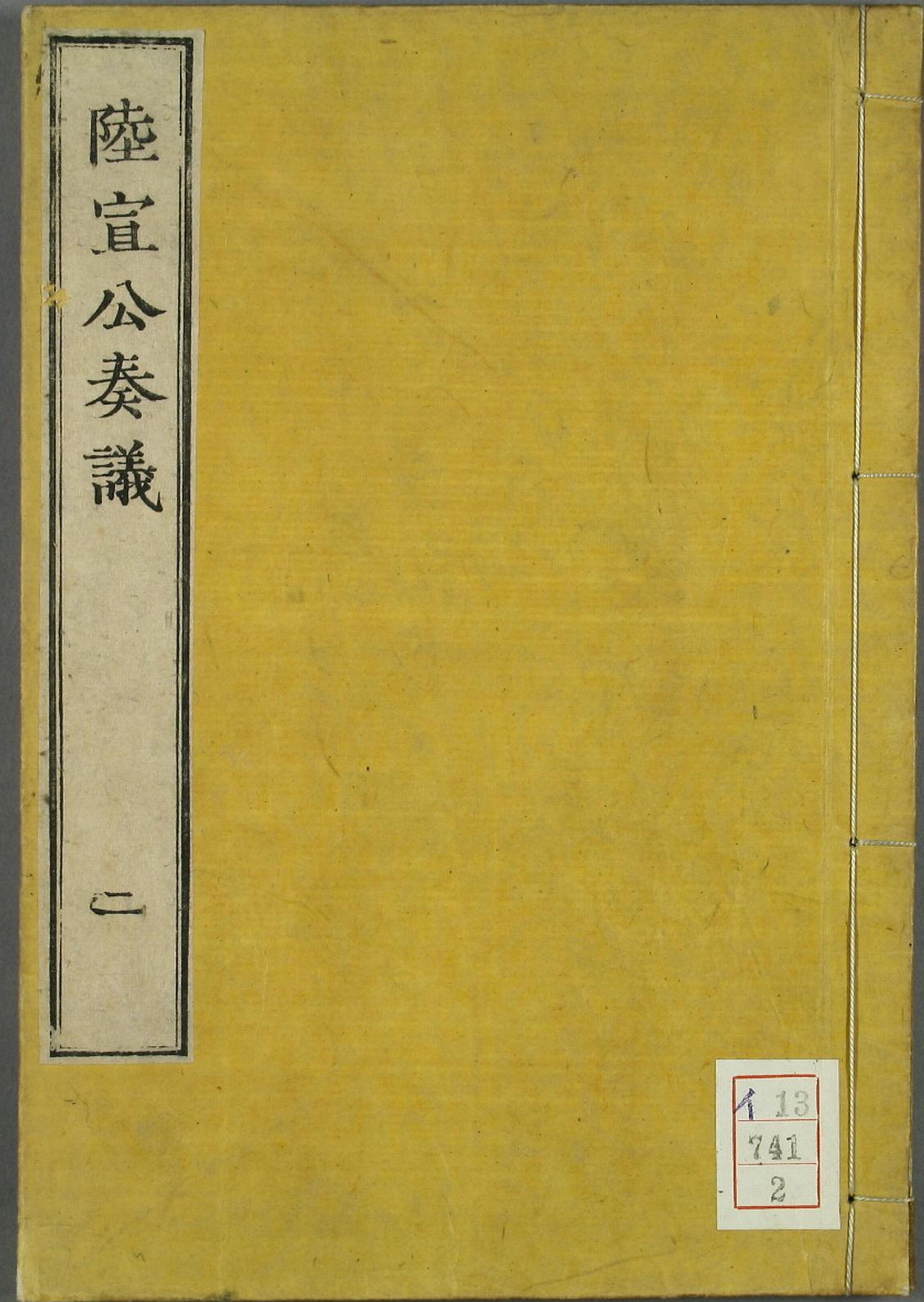
55

50

陸宣公奏議

二

1 13
741
2



13
741
2

唐陸宣公奏議卷第三

奏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天正十五年二月

德宗遣中使諭贊云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出外卽妄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多被奸人賣弄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于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朕見從前已子接納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上此疏之以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鴟。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

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輒。故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知良者少而闕于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

本循作守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于中可以俾衆無惑。存信于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受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信。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書。一。通。于。座。謂。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于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于物。不信于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烝民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從來拒諫之君多是臣民聞。盛德在于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曰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佛者。聖人之所尚。至于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又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

諫一本作譖

陝書奏記

卷三

三

王之意由此感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
甚尤爲法祖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
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震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如魏徵每犯顏苦諫太宗輒爲震威之類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理一本作代

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于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師心出莊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子太宗嘆一番文氣亦宕漾又將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于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于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

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陞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左僖公二十八年大雅有詢於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

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失治理。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又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尋常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

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字皆是雷同之說。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

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衍。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剿說而折人以言。上銳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惱。必不能引咎以

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史感嘆來脈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應上讀

阻駟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剿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舍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呐呐而爲晉賢臣趙文子然若不出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口文子卽武也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侯周勃爲人木彊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計難宏發十策宏不得一乃遜謝上

陸宣公奏議 卷三

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高帝欲廢太子昌。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然則曰。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竊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纊於側。蓋惡視。

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尙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趣趣向也。人

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聽言者不察其故。猶懼忠告之不既。况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讐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諍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

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

諉一本作有

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照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謗。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譴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憂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段發宏納諫之懷。

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道。得矣。其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

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
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
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
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
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
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
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
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
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

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
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
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艾。
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
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嘆而
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
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
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
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蔡九霞曰君而拒諫亦誰敢禁其拒者德宗本有拒諫之寔而不肯居拒諫之名然唯此不居其名一念猶是可與爲善根器不然雖有純忠格主之臣豈敢向恣情拒諫之君剖心吐膽若此公固不可及德宗亦未可盡非也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斷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

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厲。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是時賊泚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帝以問贊。贊乃上此奏。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之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及更加尊號。所自始。秦王初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王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漢夏賀良等說。哀帝宜急改元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易號哀帝久疾。冀其有益。乃下詔曰。皇天降祐。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其以建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

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方說。到宜自貶損。不宜反加尊號。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易謙卦云。人道天亦助順。易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天亦助順。易繫辭曰。天之所迴映上文古帝王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名深自尅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於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

而已矣。陛下何恠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
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以下援引典寔以發明宜自孤寡不穀之理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襄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書曰天王出居于漢光武詔令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漢光武詔上書史冊稱之以其能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蔡九霞曰。天子尊無二上。豈在一二稱號之間。况旋轉天心正宜自貶。豈宜自尊。蓋自尊者君心侈侈。則不可復約也。自貶者君心敬敬。則不敢或肆也。所係非渺。何得以稱號虛名置而不諫哉。後世設爲地瑞。天祥以相矜異。遂至蒿藜而爲嘉穀。鵠梟而爲麽鳳。皆從一念之後所致。適足爲政治訾耳。公之急於諫沮。正得此意。

奉天諭赦書事條狀

興元赦令既具帝以藁付贊使商討其辭贊知帝尊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力焉上此奏帝納之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其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似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只見不當循守故套意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

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昧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于匪人。六師出次于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朱滔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滔天僭帝者二豎。李希烈僭帝位。國號大楚。朱泚僭帝位。國號大秦。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奸。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

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斯。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戒。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見應與岑文。俞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祈雨書。當。日。赦。書。宜。如。是。此言當。日。赦。書。宜。如。是。今茲德音。亦類于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埋。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

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政。欲其真正悔過。赦書必有善政條款。欲其力行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于心而形于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踰越。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于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

不可者措之無苟。于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蔡九霞曰。一番詔赦必有加惠於民者。幾條然不過紙上空言。何曾見之實事。當時詔赦經公手定。不患條例之不備。而患不肯實行。故以誠感力行之。說進易曰。納約自牖。公庶幾焉。

陸宣公奏議卷第四

奏草

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帝以贊等諸學士扈蹕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贊以不宜先優近臣故上此奏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恩顧慙非宜進退彷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先從自已說起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計謨而

恩參近侍。當陞下用兵之會。之決勝之籌。從陞下避
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
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
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
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
則臣死。越王勾踐反國五年檄召羣臣仰天而嘆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陞下躬
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讐密邇。亦
云憂矣。臣竊謂凡又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
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

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
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
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
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
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
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
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
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
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

周易卷四

卷四

三

二

一

奉狀以聞謹奏。

蔡九霞曰公隨至奉天參帷幄之謀功存社稷乃引罪不遑未敢輕叨恩擢議論眞摯絕非辭榮讓爵習套純臣心事眞可與日月爭光者也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贊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

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

乃上此奏帝悟卽命去其榜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語見左傳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語見左傳賦篇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語出大戴禮制篇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

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
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
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
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
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
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
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
傳。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
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

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
費日多。而。橫。與。別。賜。不。絕。王鉢迎帝旨歲進錢鉢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帝。以。鉢。有。富。國。術。寵。遇。元。宗。悅。之。新。是。貪。貨。財。之。一。驗。益。厚。

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
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
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巳。田悅。各。清。風。肅。然。海。內。不。獻。絹。三。萬。疋。悉。付。度。支。以。代。租。賦。
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出。賈。捐。晉。武。焚。裘。之。事。
咸。寧。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于。殿。前。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

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徵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痏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咷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此以。軍情離變。

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輶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御纔有糒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

一本作構

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于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私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李白古風有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句考史記燕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紂爲象箸爲象箸必不加于土。蓋爲人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囿銅必將爲犀玉之杯。蓋爲樂從佛叛。箕子怖以

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

臧武仲謂季孫曰。君子有三變。或如玉。或如石。或如穀。酒濯其心。一以待人。而後可以治人。奉三無私。禮居篇孔子閒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舍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

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瓊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見光武紀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

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方是大經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恠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蔡九霞曰。人君治國。其上散財其次計財。其下則聚財也。散財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則貨利流通。君民咸裕矣。計財者。析秋毫。竭流塞源。日與卿大夫持籌登壘。以圖筦利之術。何暇恤民。

理政哉。至於聚財，則幾于掩民而掠矣。而且蓄之私藏，曰將以自豐。是君而賈也。有不起而思攬者乎？此奏剖別匹夫之富與天子之富不同。因極論聚財之將以生變，而散財之所當急行。反覆痛切，宜德宗之憬然悟幡然悔也。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旣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與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

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頗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仔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

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况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遛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

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惑。莫病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

以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諤

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

曾任京兆少尹

周皓

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胄

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

曾任

殷亮

以上曾任

李舟

以上曾任

郎官何士幹

姚南仲

陸淳

沈旣濟

以上曾任

補闕

拾遺

右臣近因

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

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倘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遺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

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如何。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贊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

敘軍情。語及于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尤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鍾惺曰。賊泚困窮牢柵中物。而懷光遽爾遲迴。首鼠觀望。李晟之軍受其節制。雖有忠謀。至計安所用哉。幸而晟得移營。翻然翱翔。不爲羈束。形

見勢動我得豫爲之備矣此先事制人之高着
然而懷光氣勢甚盛倘托爲君命不受之說又
事之可慮者也宣公以設言微中使彼不得借
以爲端禁中頗牧詎不信然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帝狩奉天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所部奔命
連敗泚軍泚解圍去因懷光宣力欲見上請
誅盧杞杞說帝詔懷光乘勝討賊未可入朝
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見天子意殊恚恨乃
頓兵咸陽堅壁八旬不出戰託言伺釁實陰
結朱泚時李晟與建徽惠元皆聯屯晟懼爲
懷光所并疏請移軍贊恐建徽惠元勢愈孤
弱必爲吞併故上此奏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
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
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
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
○懷光軍執言以二節度軍勢言

憂。危。所。切。

卷四

不相統屬。懷光輕揣。懷。光。心。事。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左傳譬晉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距之。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善政也。潛師夜進。遂敗秦師。疾雷不及掩耳。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迅電。不及瞑目。夫制軍馭將。明乎此方。得將將之術。各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

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左傳譬晉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距之。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善政也。潛師夜進。遂敗秦師。疾雷不及掩耳。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迅電。不及瞑目。夫制軍馭將。明乎此方。得將將之術。各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

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穀于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變在朝夕。又申明留之無益也。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

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馨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蔡九霞曰兩帥相疑便不宜同處一地况順逆之心既異強弱之勢又不敵可不思出險防變乎李晟先見公贊成之因復爲楊李二帥計乃未幾而懷光果并二軍公之料事其明如此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

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德宗辛梁州一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物
命以散試官酬之贊以爵位爲國之大柄不

可以饋獻微情輕喪名器帝以試官虛

名無損于事與亦何妨贊復上此奏

右欽激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喪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喪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

件說
提明爵賞未可忽
通篇論爵賞之當慎起處將刑罰來

祿山本作
逆禍

陸宣公奏議 卷四

七

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嬪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祿山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安祿山反肅宗方用兵征討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至有朝士僅僕衣金紫稱薰蕕無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提明名爵已輕

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

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倘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唯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教爲重利字分出個虛寔之理剖晰名利權義四近實而于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虛名利實之未嘗輕于寔之利益使人人愛實利之念

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百官志云云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

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鋸_{名雖虛}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劬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鋸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陞

崇本作敦

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
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
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
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旣未
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
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
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懼忻不如厚賞錢帛人
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可顧
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蔡九霞曰人主之權所以號令天下者唯此虛名
爲鼓舞要結之具使天下習而不知德宗却喝
破虛名二字是以之予人則不尊以之賞人則
不勸治天下其何賴焉此奏極力將虛名實利
說得交錯盤繞古今來慎重名器之說無有如
此明切痛快者

陸宣公奏議卷第四

慕矣清曰人主文獻固以聲名天下可貴而不然者宗族固

爲過譽豈其與天可寶而不取於宗族耶

蓋人臣之子孫以聲名天下可貴而不然者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1796